

伏尼契小说集

第二卷



天津人民出版社

E. L. VOYNICH

OLIVE LATHAM
AN INTERRUPTED FRIENDSHIP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0, 1963

伏尼契小说集 第二卷

张初芬 顾治洲 等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860×1168毫米 32开本 17.375印张 8插页 366千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统一书号：10072·728

定 价：2.10 元

内 容 提 要

一 《奥莉夫·拉森》

年轻的教区牧师格雷暗暗爱着端凝娴静、性格内向、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英国姑娘奥莉夫·拉森，后者在感情上则另有所钟——她爱的是流亡英国的俄国革命家达马洛夫。达马洛夫回国参加革命活动后身罹重病，奥莉夫毅然抛下挚爱着她的父母、妹妹，只身前往俄国，与达马洛夫同生死、共患难。在他精心护理下，达马洛夫的病逐渐痊愈。就在这时，警察逮捕了达马洛夫，奥莉夫在绝望中仍想营救自己的未婚夫，后者终于惨死狱中。而奥莉夫则在后者的战友、波兰革命家斯拉文斯基的关怀帮助下，逃出虎口，回到英国，深深怀念着自己的恋人，渴望为他复仇，精神上受到极度刺激，濒于失常；又是被迫流亡英国、一直暗中爱着她的斯拉文斯基，吸允她参加革命斗争，使她摆脱了绝望，并逐渐建立起对斯拉文斯基的感情。多年的残酷斗争使斯拉文斯基也身罹绝症，而当奥莉夫在爱情上对他有所表白时，他却不愿让对方和自己一道“下地狱”。“地狱现在已经不是你的，而是咱们的了。”——奥莉夫回答说。共同的信念促使他们结合，而对达马洛夫的怀念则更加有力地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二 《牛虻在流亡中》

《牛虻》第一卷结束时，亚瑟（即牛虻）离家出走，那是1833年5月的事。而当第二卷牛虻（化名范里斯·列瓦雷士）再度出现时，已经是1846年7月。这漫长的十三年他是怎样度过的呢？他饱尝过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经历过地狱般的痛苦：挨打受骂、任人凌辱，当过矿工的下手，做过马戏班的小丑，也参加过反对阿根廷大独裁者罗萨斯的起义。一支法国考察队来到南美，他当上考察队的译员，表现出他的大智大勇：他曾从一头美洲狮的利爪下救出本书另一主人公列尼；也曾冒着生命危险，和当地土著谈判，拯救了整个考察队。回到欧洲后，他参加了马志尼领导下的意大利人民反对教权的起义。本书女主人公，一个具有反抗精神、下肢瘫痪的姑娘玛格丽特（列尼的妹妹）爱上了牛虻，却又无法表达自己的那种真挚而深沉的爱惜。牛虻的多疑导致他怀疑列尼向妹妹泄露了他症疾发作时言语时透露出的个人身世的秘密，终于永远离开了列尼和玛格丽特，使兄妹二人变成了“活死人”。玛格丽特痴情不二、守身如玉，在痛苦中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这样，牛虻失去了两位女友：头一回失去了琼玛，第二回失去了玛格丽特……

奥莉夫·拉森

顾治洲、陈云路 译

张初荪 校

主要人物表

奥莉夫·拉森。

阿尔弗雷德·拉森——奥莉夫的父亲。

玛丽·拉森——奥莉夫的母亲。

珍妮·拉森——奥莉夫的妹妹。

符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达马洛夫（沃洛佳）——俄国人，奥莉夫的未婚夫。

卡洛尔·斯拉文斯基——波兰医生，革命家，符拉基米尔的同志，奥莉夫的挚友。

万达——卡洛尔的妹妹。

索尼娅——符拉基米尔的姑妈。

彼得·伊凡诺维奇·达马洛夫（彼佳）——符拉基米尔的哥哥。

伊凡·伊凡诺维奇·达马洛夫（瓦尼亚）——符拉基米尔的弟弟。

迪克·格雷——教区里的牧师，拉森家的朋友。

马尔琴克维奇——波兰革命家，卡洛尔的助手。

比林斯基——波兰革命家。

费奥菲拉克达——达马洛夫家的女仆。

莫顿——医生。

柏格——医生。

约瑟夫·巴尔——医生。

列昂·马尚——法国著名画家。

阿布拉姆——侨居英国的波兰爱国者。

哈娅——阿布拉姆的妻子。

马德斯基——波兰特务。

那些恶毒的歌曲，
还有往日的悲伤——
请分给它们一块墓地，
我把这一切全都埋葬。^①

① 引自德国大诗人海涅（1797—1856）的诗作《抒情间奏曲》。

卷 一

第 一 章

六十年代^①初，阿尔弗雷德·拉森在剑桥大学毕业时，没有人怀疑他前程似锦。一位教师对他说，如果他辜负了人们对他的期望，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事实上，这个年轻人的一切一开始就如愿以偿：他不仅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大学，而且聪明机智、身体健康、生活俭朴、没有沾染任何恶习，也没有任何不端行为，这与其说是天生正派，不如说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爱好体育和幽默感使他摆脱了种种下流的诱惑。

他是外省一位稳健而守旧的银行家的儿子，在纯洁、健康的环境中长大，贫穷与富有所可能给予人们的有害影响，他都没有接受过。无论是对古代亚述^②文化，还是对清洁卫生设施方面的最新成就，他都同样感兴趣，看一场好的板球赛给予他

① 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② 古代东方的奴隶制国家，建于公元前三千年代末，公元前605年灭亡。

的快乐并不比但丁的诗或者巴赫的风琴赋格曲给予他的快乐要少。

关心国民教育是阿尔弗雷德·拉森的一种爱好。他幻想着公共图书馆和普及性的大学教育，幻想着技术教育和群众体育、夜校和标准小学。

按规定，阿尔弗雷德作为长子，应当是父亲银行里的合伙人，但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却声言想当教师。亲属们也欣然同意他有权自己选择今后的职业。但他拒绝了他们好不容易才给他找到的好职位，于是他们的宽容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选中了北方一座小工业城市贫民区里的一所破破烂烂的学校。愤懑的亲友出面反对，但毫无结果。他们问，阿尔弗雷德何必受大学教育呢？把自己的精力和才能白白浪费在兰开夏郡^①的那些野孩子身上，他希望得到的又是什么呢？

“请稍微等一等，等这些野孩子长大了，你们就会看到我得到的是什么，”年轻人回答说。

但亲戚们并没有等待很久。大学毕业后两年，他经过自由恋爱，结婚了。全体朋友都热烈称赞他的挑选：阿尔弗雷德的妻子是公认的美人，面部的温柔表情说明了她性格善良。说真的，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么一位娇媚柔弱的女人怎么能忍受由于丈夫埋头工作而遭遇到的种种艰难困苦。贫穷、繁重的工作、生疏的环境、脏得要命的孩子、经常纠缠他一家人的那些教师——对这一切阿尔弗雷德也许可以处之泰然，因为这是他自己选择的道路。可他怎么就不明白，这种生活对玛丽来说实在是太痛苦了呢？

但玛丽表现出了真正天使般的温顺，并不怨天尤人。从一

^① 英格兰西部一郡，西邻爱尔兰海。

开始她就明白，丈夫比她聪明得多，有才干得多，因此她把他奉若神明。玛丽是虔诚的教徒，丈夫孜孜以求地为没有文化的人争取受教育的幸福，她认为这虽然不象分发御寒被子和免费就餐券那样是基督教慈善事业的理想方式，但他毕竟把自己的全部时间献给了贫苦人，因此他就是一个好基督教徒。遗憾的只是，他的某些主张并不具有宗教特点。

但这种外来的、难以理解的社会理想，当然不能在与日常的困难作斗争时，成为可靠的支柱。温顺的玛丽不会抱怨，却又希望丈夫的善行用大家能接受的，而不是这种讨厌的形式表现出来。后来，不愉快的事接踵而至：家里有病人、邻居很贫穷、学校有财政上的困难，更有甚者，当地的教徒指控教师在学生中间散布“有害的达尔文学说”。

对人们的攻击拉森先生只是付之一笑，但对他的妻子来说却是当头一棒。她始终不理解阿尔弗雷德打算和她分享的那些信念，因而痛苦万分。但使她痛苦的并不是自尊心受了伤害（玛丽的自尊心并不很强），而是另外一件事：丈夫的话引起她一种模糊的恐惧，她怕的是那种异端的、具有破坏性的东西，如果上帝的力量不能帮她的忙，这种东西就会动摇她信仰的基础。她虔诚地祈祷，寻找解脱蛊惑的办法，求上帝保佑她，使她摆脱怀疑和有罪的优柔寡断。上帝似乎接受了她的祈祷；不管怎么说，丈夫不再谈使她感到不安的话题了。看样子，他干脆连话都不跟她谈了。拉森夫人有时感到不舒服或者心情苦闷，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惧就袭上心头：假如丈夫已经不象从前那样爱她了，怎么办？但当她仔细观察丈夫那张干瘦而疲惫的面孔时，她开始痛苦地责备自己，错怪了自己的好丈夫。

后来，拉森夫人的疑虑换了一种形式。丈夫为什么不再爱

她了呢？也许是因为生了孩子后，她过多地注意孩子而忽略了做妻子的应尽的义务了吧？也许是因为男人总是反复无常吧？或者是因为她常生病，容颜衰退，使他讨厌了吧？拉森夫人常常因为这些暗自哭泣。

至于拉森先生，他没有向自己提出更多的问題：答案他早已知道了。拉森夫人现在认为他的性格是易变的，实际上他的特点却是绝对的忠贞不渝。他那所可怜的学校被他视作圣物，是他生活的目的和理想。他心爱的圣物竟会成为玛丽的一个死敌（对于这一点，他明白得比她更早），承认这一点，对他说来，难道是一件轻松的事吗？

“这全怪我自己不好，”拉森先生想，“可怜的玛丽没有什么过错。”她是个好女人，但他需要的不是这样的妻子。作为一个比较聪明的人，他一开始就应该明白这一点。他既铸成错误，就必须为这一错误的后果付出代价；应该继续工作，同时不抛弃妻子，尽管妻子成了他事业的障碍，而不是帮手，他仍应该关心妻子的幸福。他痛楚地思索着，说实在的，最后这一条，他未必能做到，能做到这一条的倒是那些咬牙切齿辱骂他的教徒。但他还是尽力作一名体贴入微、关怀备至的丈夫，她永远不会明白，他为此得付出多大的努力。

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是他们结婚三年后出生的。孩子出生后不几天一个晚上，拉森先生坐在玛丽躺着的床旁，给她大声读书。玛丽选的那首诗写的是一位朝拜过橄榄山^①的虔诚的夫人的感受。连书的封面也和拉森先生严谨的作风格格不入，如果这本书的作者是弥尔顿^②，他也不能用比较平稳而恭敬的

① 圣城耶路撒冷以东的山脉。

② 弥尔顿（1608—1674）——英国大诗人。

声调去朗读。他不时眨一眨妻子脸上温柔的表情，心想：“我明白，这个可怜的人没有发现这部作品荒谬绝伦，她怎么没有为这种廉价的蹩脚诗作呕呢？”

“阿尔弗雷德，”他念完后，只听她说道，“我想给咱们的女儿起名叫奥莉夫^①。”

他好容易才掩饰住自己的不满。

“为了纪念这首诗吗？”

“不完全是……你明白，这个名字使我回忆起一些事。但如果你不喜欢，咱们再另选一个。”

“我喜欢，”他温和地回答说，“我也有许多回忆和这个名字有关。”

她含着眼泪，微笑着看了看丈夫。

“是吗？阿尔弗雷德，我亲爱的，这使我多高兴啊，”她用纤细的手指神经质地扯着他袖口上的扣子。“也许，我这样说不好……你对我总是这样好……可是……我有时觉得，为了这所学校，你把一切都忘了……你还记得咱们从橄榄山^②上看到的晚霞吗？还记得咱们是在夜里回到佛罗伦萨^③的吗？”

他微微皱了皱眉头，但没有再劝她改变主意。他俯身去看躺在他们中间的孩子，两个人互相吻了吻。她回忆起他们在昏暗的托斯卡纳^④丘陵地带度过的蜜月，而他却在想着自己破灭了的希望和不再回挪亚方舟的鸽子^⑤。

① Olive，意为：橄榄。

② 这里存在着一个疑点：从文义看，意大利佛罗伦萨城附近仿佛也有一座橄榄山似的。姑从原文。

——编者

③ 意大利城市，在首都罗马以北。

④ 意大利西部一地区，其首府为佛罗伦萨。

⑤ 见《圣经》《旧约全书》《创世纪》第八章，“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

*

*

*

二十五年过去了。苏塞克斯^①一家银行的白发苍苍的经理拉森先生坐着自备马车前往距他的领地三英里远的哈特布里奇车站去迎接即将到达的火车。

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夏日，灌木形成了一道道绿篱，野蔷薇和金银花散发着芳香。尽管他是孤身一人乘车来的，却仍感到心旷神怡，这从他那副漂亮、聪明的面孔上可以看出来。他今天很幸福：女儿奥莉夫就要回家来过暑假了。近七年来，她住在伦敦。起初，这姑娘在那里学习护理病人，后来就到谢雷贫民区当护士了。夏天，她总是和父母一道度假，冬天，也常常有几天的空闲。但今年她工作很忙，上一次回来还是十个月以前的事。拉森先生怀着小学生盼望假期的焦急心情，屈指算着女儿的归期。每天早晨醒来，他就想，再过几天，她就回来了，快啦，快啦。现在只有和奥莉夫有关的事才能使他感到激动。过去这些年，虽说他并没有得到安宁，但地位巩固了。他真挚地依恋妻子和小女儿乖珍妮，但如果她们当中谁死了，也不会扰乱他心情的平静。他这个完美无缺的丈夫和父亲，过着与家庭隔绝的生活，不和任何人谈自己的心里话。

奥莉夫一个人独占了他的心。他那被遗忘了的青年时代的夙愿，把他和那所可怜的学校联系在一起的果敢的理想，好象都在她身上复活了。他朝思暮想，盼望她回家，她带给他的不仅仅是快乐，还有深深的痛苦：在奥莉夫纯洁明亮的眼神中他看出一种无声的指责，指责他虚度青春年华。此刻，他一想到

① 英格兰南部一城市。

这一点，脸上那种兴奋的表情就被习惯的忧郁所代替。二十四年的富裕生活，并没有抹去这位富有的银行家当初因为从那所破学校逃跑而留在内心深处的耻辱感。他背叛了自己的初衷，而它的幽灵却始终萦绕着拉森先生。继这桩失败的婚姻之后，难道还能有别的作法吗？奥莉夫出生后那可怕的两年里，阿尔弗雷德·拉森同贫困、流言蜚语、卑污的倾轧以及玛丽的那种默默的、温柔的却又是有害的影响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最后，她的眼泪摧毁了他的抵抗。如果她同他争吵，抱怨，阻挠他的活动，那他倒很容易对付她。但经常看着自己面前有一个不可倖免而又屈从于自己命运的受害者，不是一个人能轻易办到的。他仍然继续抓住学校不放。可是后来他们的小儿子害猩红热死了，这无疑是常到他们家来的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给传染上的，这人之所以来，是为了让“老师”分享自己的痛苦和欢乐。玛丽过分悲伤，病倒了。

“她怕这座房子、学校以及和您在贫民区的工作有联系的一切，”大夫对他说。“在农村治不好她的病。如果她想要恢复健康，重享快乐，那你们就该离开这里，哪怕暂时离开也好。”

阿尔弗雷德·拉森终于永远离开那儿了，成了父亲的合伙人，父亲死后，又当上了银行经理。但他付出的牺牲对玛丽的健康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生了珍妮以后，她的病变成了一种无法医治的慢性病。尽管可以说她仍然不幸，但至少她心满意足了，所以仍象从前那样温和柔顺。至于说到他，他不再和命运抗争了，应该说命运完全补偿了他的损失。在旁观者看来，阿尔弗雷德·拉森是幸运儿，是天之骄子，受到慷慨的恩赐：他的财富在增加，他本人受到大家的尊敬，是亚里士多德协会会员，又是两位漂亮女儿的父亲——总之，人们所希望的，他

应有尽有。

拉森先生停住马车，弯下腰为即将到来的奥莉夫摘了一朵野蔷薇。他知道，在她工作的贫民区没有花草树木，苏塞克斯这种漂亮的植物会使她感到心旷神怡。奥莉夫的工作是她自己选择的，没有一个人象奥莉夫那样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那样无限幸福；她简直是为自己的职业而来到人间的。奥莉夫的决定使她温顺的母亲相当难过，但拉森先生这次却表现得很坚定：让女儿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能左右她对生活道路的选择。他暗自思忖，没有他的干预，奥莉夫自己也知道该怎么做的，但他没有对玛丽这样讲，只是说：

“她会更了解生活的，什么不好的事也不会发生。她相当有头脑，一直善于区分好坏。咱们的珍妮可完全不一样。”

拉森夫人没有反对。她自己可能也明白，反对奥莉夫是没有用处的。这孩子从小就安详稳重，对待她个人的事十分果断，百折不回。她满十九岁时，应该到儿童医院去实习。母亲送给她一本《圣经选段》和一本漂亮的封面上印着烫金字的弗朗西斯·鲁德里·哈维哈尔^①的长诗集。奥莉夫收下礼物，恰如其份地道了谢，然后到父亲办公室去对他说：

“爸爸，你有没有两个盒子？我最好把这两本书收起来，以免弄坏了封面。让它们在那里待着吧。给我几本有用的书看看，不过别太多，因为在医院里工作，我不会有空闲时间的。”

“随便拿吧，”父亲回答，奥莉夫于是就去挑选开了。

^① 弗朗西斯·鲁德里·哈维哈尔（1836—1879）——英国诗人。其诗作主要以圣经为题材。

父亲朝放在一旁的几本书看了一眼：爱比克泰德^①的著作、弥尔顿的散文、《苏格拉底的辩护》^②，他的眉毛慢慢扬起来了。

“可怜的玛丽，”女儿出去以后，他在想。现在，当他把折下的花枝放到车座上，继续赶路的时候，同样的想法又在他脑海里掠过。

拉森先生回想起他头一次发现他的大女儿这种倔强性格的那一天的情景。当时他说不清是为这一发现感到伤心，还是觉得高兴。奥莉夫那时十三岁。她惊动了全家，因为她从街上回来时，手里抱着一个脏孩子，她从一个醉醺醺的、无家可归的女人手里把他抢了过来，那女人跟在她身后，嘟囔着一些不三不四的骂人话，但没有敢胡闹。

“不许骂人，”奥莉夫沉着地说，她在前厅的椅子上坐下，仍然抱着那个大哭大叫的“战利品”。“如果你把自己的孩子头朝下提着，使他哭起来没完，那你就不配作母亲。到厨房去，在水龙头底下用冷水冲冲脑袋。”

拉森先生回想起这荒诞可笑的一幕，笑了起来：吓坏了的佣人、吃奶的婴儿，哭哭啼啼而又服服贴贴的醉醺醺的母亲，后者的愤怒居然被一个脚登圆头鞋、头发又密又乱、意志力无比顽强的小姑娘的铁一般的逻辑给制服了。拉森先生又想起去年冬天他熬过的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嘴边的笑容消失了。奥莉夫本来应该回家来过复活节。他接到她的来信，拉森先生本以为信中会提起她到达的日期，但他一看邮戳就明白了，她不回来了。信是从斯塔福德郡^③的一个小城镇发出的，那里天

① 爱比克泰德（公元1—2世纪）——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

② 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第427—347）的著作。

③ 英格兰中部一郡。

花猖獗。奥莉夫志愿前往病疫流行期间临时开设的医院。当时拉森先生生平头一次被一种茫然的惊慌失措的感觉所支配。他坐上了第一辆开往斯塔福德郡的火车，气急败坏地想对她说，没有她，他不能生活下去，恳求她回家，放弃这一切；只要不是他所钟爱的奥莉夫，管他是谁去护理那些天花病患者呢。他回忆起在那不透光的、刷得雪白的小屋子里度过的那难熬的半个小时；回忆起在奥莉夫到来时射进房间里来的阳光；也回忆起亭亭玉立的她，穿着散发着药味的白大褂走到他面前时，高傲地昂起了头。慌乱中他找不到借口解释自己为什么前来，在她能脱开工作的几分钟里，他和她只谈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走了。当着她的面不能惊慌失措。可是现在流行病过去了，她回家休息，照料生病的母亲。哪怕她在家只待上两三个月，他心头的抑郁就会一扫而空。奥莉夫也许会同意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从事她热爱的工作吧？有经验的护士能给当地的穷人带来多少好处……阿尔弗雷德·拉森的女儿可以不考虑自己的工资。

月台上，一位搬运工走到他面前。

“奥莉夫要回来了，是吗，先生？”

“是的，只是小住些日子。”

“听到这消息真高兴，先生。这一来我的那些老头们该高兴了。”

拉森先生笑容可掬地在长凳上坐下，开始等火车。他从来不考虑邻居们对他的态度。但他的掌上明珠的声望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奥莉夫确实受到欢迎。关于她回家的消息已经传遍整个地区，她刚一走上月台，就不知从哪儿来了一群孩子和笨头笨脑的半大小子，围住她，个个要提她的手提箱，帮她上马